

夏桂楣著

绘画

入门



千姿百态众生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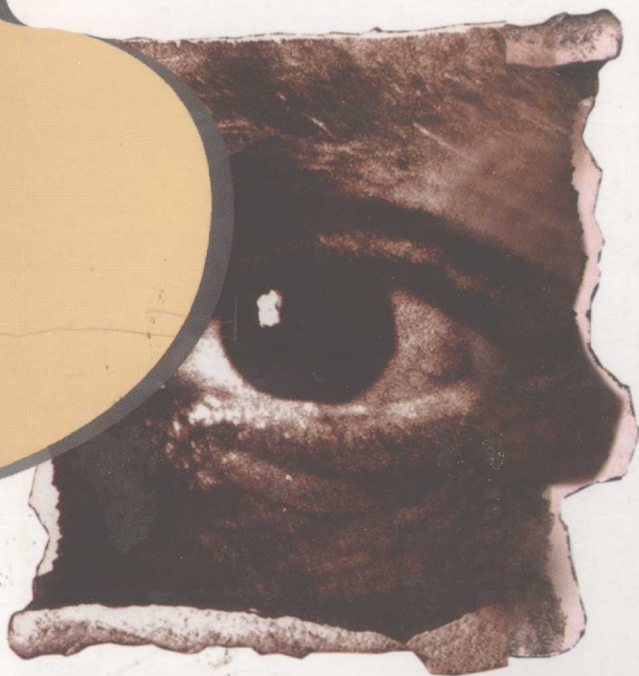
令人啼笑皆非

离奇曲折一长卷

尽现人情世态

学画者必备的教科书

人人应看的写真



远方出版社

绘画狂人

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绘画狂人/夏桂楣编著. —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2005.1

ISBN 7-80723-015-0

I. 绘... I. 夏... 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1034 号

绘画狂人

- 编 著 者** 夏桂楣
出 版 远方出版社
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邮 编 010010
发 行 新华书店
印 刷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11.5
字 数 253 千
印 数 1—5000 册
标准书号 ISBN7-80723-015-01/I.9
定 价 18.00 元
-

远方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彩 色 人 生

2003 年上半年，夏桂楣先生写完《我六十年代的大学》，便开始写作《长歌当哭》和《绘画狂人》。三部长篇小说，构成了作家 20 世纪 60 年代大学生活的三部曲。

三部书写的全部是艺术类的题材。前两部，已由远方出版社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。现在出版的《绘画狂人》，是涉及人物最多，情节最复杂的一部。作品描写了校园里一群绘画教师千姿百态的众生相，读后令人啼笑皆非，却又浮想联翩。

一对恋人晚上去看电影，在影院门口相会。女的说：“那么多人，你怎么找得见我？”

男的说：“你穿一件颜色与众不同的衣服去吧。”

在茫茫人海、芸芸众生中，想要寻找几个人是困难的。但这几个人如果都穿着与众不同的亮丽衣服，这就容易多了。

《绘画狂人》所描写的，就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带着亮丽人生色彩的一群特殊人物。

然而，他们所生存的空间不是“天堂”，而是“炼狱”。

几位老先生来自解放前，他们的身上还带着旧社会深深的烙印。为了适应新的形势，他们有的在积极要求进步，有的不

介入“社会生活”，有的像孩子一样“哇哇学语”。

他们全都怀着“精忠报国”的赤子之心来到塞外。但他们终归是背着沉重的“历史包袱”在走路，最后，终因不堪重负，在献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，“江郎才尽”后，有的被辞退，有的被推上批斗的“审判台”，有的他乡埋“忠骨”。

一些年轻的艺术家的，虽然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新人，但他们又不像后来毕业的大学生那样单纯，都或多或少带着历史的“羁绊”。这就形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，因而也就铸就了他们在生活、工作和爱情中的种种坎坷与磨难。

这些人与生俱来视艺术为生命，深解艺术之真谛。但他们超出常人的思维，使得他们在“常人”的目光中变得“颠狂”和“另类”。

他们虽然热爱生活，有着超出常人的敏锐和洞察力，却因桀骜不驯、怀才不遇而远走他乡。

他们虽然把爱情看得与生命一样重要，却因预想不到的原因而屡屡受挫，最后精神失常；有的还因为出身于香港而痛苦不堪；有的又因害怕自己的隐私败露，而不敢直面人生……

有史以来，艺术总是伴随着生命而发展着。一段历史的价值，也总是以艺术成果为标榜的。20世纪60年代，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，是一段非常特殊的、又是一段绝无仅有的历史时期。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，加之国际上的风云变幻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人民，都在走着“独木桥”。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，社会却造就出这样一群灵魂高尚、身体力行的艺术家，不能不说明我们民族底蕴的丰厚。

《绘画狂人》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专业功能：就在人物命运大起大落，矛盾冲突如火如荼，人物感情波澜起伏的描写

中，作品还对绘画知识进行了清晰明了的陈述。不管作者有意还是无意，这本书必然会成为学画者做人和学习绘画技巧的教科书。

夏桂楣先生本身就是学习绘画的，擅长版画和水墨画，多年来一直在大学里任教，因此刻画起书中的人物，才不脸谱化，才能够入木三分。滑国璋先生在评论他的作品时写道：“夏桂楣是位有思想的艺术家的，是文学上的有心人。他肯定在上大学期间就有意识地做了许多积累。”这可能是真的。

作家在书中的扉页上写道：“谨以此书献给我六十年代的大学老师——爱他们，胜过爱我自己。”这大概真正是他的肺腑之言。

经过半个世纪的积淀，作者能够用既是现实的，又是历史的眼光去审视那段生活，那时的人和事，才使《绘画狂人》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量。也正因为来自那个时代，来自那段生活，他才能牢牢把握住人物的性格，把握住时代的脉搏，娓娓道来。

夏桂楣先生的写作，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后融入“文学大潮”的。十年间，在全国各种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，并由《时代文艺出版社》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《死神降临时的爱》。之后，便一头扎进了绘画教学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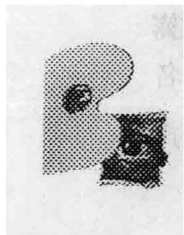
2003年，作家在半年之内写出三部书稿，百余万字，然后，又在很短时间里写出了大量散文、随笔和杂文，发表在诸多报刊杂志上，即将结集出书。如果不是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文学底蕴，这是无法想象的。

《绘画狂人》为我们的文学又增添了几个鲜活的人物形象，这看似容易，其实绝非易事。如果不是作者深厚的人生积

淀，如果没有入木三分的刻画人物的功力，那么，就不会有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，我们的文学也许就要带那么点遗憾了。

张 涛

2003. 1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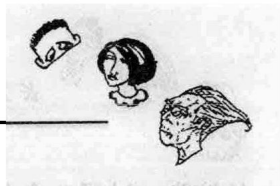
- 1 / 彩色人生
- 5 / 目 录
- 1 / 引 子
- 5 / 第 1 章 老照片上的怪人
- 20 / 第 2 章 柳天冀动物园险遭不测
- 33 / 第 3 章 小舞会温馨无限
- 43 / 第 4 章 大师的印象
- 53 / 第 5 章 考场宏论与朱明霞隐私
- 66 / 第 6 章 冷玉卓洞房花烛夜
- 72 / 第 7 章 损兵折将在所不惜
- 82 / 第 8 章 老教授手高眼低
- 91 / 第 9 章 森林河川替补上阵
- 100 / 第 10 章 肖凡冷玉卓分道扬镳
- 109 / 第 11 章 放进盐水中浸泡
- 132 / 第 12 章 永远的地平线
- 154 / 第 13 章 运钢琴陆刚卖力
看电影玉卓无心
- 165 / 第 14 章 人体画风波乍起
- 173 / 第 15 章 古助教讲马列大放厥词
- 180 / 第 16 章 冯院长的铜盆尿盆与月亮
- 189 / 第 17 章 还乡团卷土重来
秦怪人屡走麦城
- 205 / 第 18 章 李井阳亲自出马
冷玉卓置若罔闻

目

录

- 215 / 第 19 章 “牛克思”精神失常
- 224 / 第 20 章 柳天翼赴汤蹈火
- 238 / 第 21 章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
- 250 / 第 22 章 秦怪人神秘失踪
- 254 / 第 23 章 白沙花圃与冯院长南瓜
- 261 / 第 24 章 汪教授醉酒丢寺
聋哑生智挑瑕疵
- 273 / 第 25 章 “八大金刚”大姐嫁肖凡
- 281 / 第 26 章 “北京猿人”扫地出门
- 286 / 第 27 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
转瞬间又生裂痕
- 293 / 第 28 章 古蔚桥遣返故里
百教授猝死红楼
- 308 / 第 29 章 大兵团河套作战
小部队攻击受阻
- 326 / 第 30 章 长歌当哭
- 331 / 第 31 章 朱明霞隐私败露
返故里隐姓埋名
- 339 / 第 32 章 微尘飘落静无声
- 348 / 第 33 章 往事不堪回首
- 359 / 追逐贪婪





引 子

塞外青城，是一座古老而文明的城市。明朝始建归化城，清代建绥远城。

在旧城区北门里的大召寺，明、清两代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景区：青砖青瓦、画栋雕梁的房屋；造型美观别致的塔形清真寺；小桥流水，蓝天白云衬托着的五颜六色的牌楼；还有酒幌高悬，游人如织，商业繁荣的街区，完全是一派近代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景致。到了做礼拜的时候，那座二层的基督教堂，还会响起低沉而悠扬的钟声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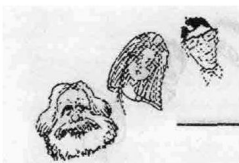
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以及后来的一些运动中，这里的“明清一条街”却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面貌。

这两年，为了加大文物保护的力度，政府拨出专款，整修“明清一条街”，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貌。

这条街也叫“步行街”。

听说已经修缮完毕，报纸、电视都作了专题报道。一个星期天，我难得闲暇便信步朝着那里走去。

街面、道路都已经修缮一新，虽然缺乏那种历史的陈旧感，可格局、建筑，还是保持着明清时代的特点。走进去，还是古色古香。由于是“步行街”，已经没有了外面“车马”的喧嚣，加上建筑和色彩



的渲染，过了一会儿，真的仿佛置身于隔世的街巷之中……

特意到这条街上来的人，大多是回顾历史，追思记忆的。

走近一家旧式店铺，我见门前围着一群人。店铺的上方，飘着一块蓝布印着白字的“幌儿”，上面写着“陈记旧货”几个大字。一位脸上戴着老花镜的老者坐在门前。

近前一看，许多人都在翻弄、挑选摆在门板上的东西：线装书、古玩字画、陈书刊、旧报纸，慈禧太后和溥仪的照片，明、清两代宫廷里的旧服装，还有“破四旧”抄家时的一些东西，“红卫兵”战斗队的旗帜等等，应有尽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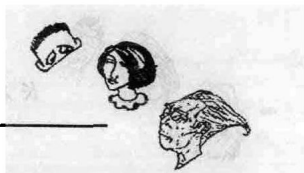
店主不知道是从哪儿搜罗来的这些东西。

我走上前去，夹在人缝儿中翻了半天，寻到一本《古代建筑维修与保养》和一本《古画的识别与修复》。再翻，又捡起一本50年代出版的《门采尔素描集》。

这几本书都是我所喜欢的。我举着书问这几本书多少钱？收款的老者低下头从老花镜的上方看了看我，伸出手指示意着说：“一本两块，三本六块钱。”

哦，这不是跟卖破烂一个价钱么？

人挤得厉害，我付了款正想离开，眼前突然一亮：一位中年人拿起一幅玻璃框子装着的老照片看了半天又放在地上了。我弯下腰将三本书放下，立即拿起那幅照片。照片的玻璃脏兮兮的，盖着一层尘土和污垢，里面的人物模模糊糊。我掏出手帕来，将玻璃擦了几下，里边的人像清晰起来：哦！我禁不住惊呆了。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在这里，在这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，又会与这张照片重逢。这是半个世纪之前，师范学院的老院长冯智领着他的一群古里古怪的“学术宝贝、塞外艺术教育的开拓者、创始人”，在大门口拍摄的，后来一直挂在艺术系的办公室里。我入学之后，总是去看这幅老照片。



后来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这幅照片也像照片上的上一些人一样，全然像微尘一样消失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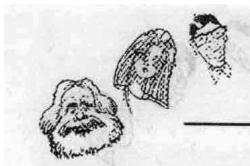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，我看到这幅老照片，又感到无比亲切与欣喜。

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，可照片上的人物却一下子又凸现在我的面前：戴着 1500 度近视镜，弯成“弓”形走路，而且还领着个情人的老教授；穿着“孔己己”服饰，“哇哇学语”的大助教；害怕自己的“隐私”败露，总是担心身后起火的漂亮女教师；性格古怪而又技艺超群，却总是怀才不遇的“江南才子”；名噪一时，深居简出，留日归来而且与毛润之握过手的风雅之士；一直摘不掉“资产阶级小姐”帽子，而又英姿绰约的钢琴家；长着“北京猿人”一样头颅，而被“扫地出门”的“森林河川”；长得“鹤立鸡群”，爱得死去活来的女演员；还有那用“铜盆、尿盆、银盆、月亮”给我们讲课的“光头”老院长；一直皮笑肉不笑的系主任；英俊、潇洒、豪放的“青年哥萨克”……

历史向我走来。奇形怪状的人构成了一部书，迈着各种步伐向我走来。他们的欢乐，他们的痛苦，他们的爱情，他们的追求，他们的荣辱，他们的得失一齐向我走来。太阳的灼热，月亮的皎洁，夜晚的灯火，大地的泥泞，火山的溶岩，大海的怒涛，沙漠的风暴，冬天的寒冷一齐向我走来……

我曾经面对着那些人，面对着那段历史发过誓，要为他们写一部书……

师范学院早已经更名为师范大学，在全国也是一所著名的高等学校，特别是这里的艺术系，那就更加有名了——她的出名，不仅是因为当年云集了那么一大群古里古怪的，在全国轰动一时的“怪人”，还因为后来的毕业生中出现了美术界的“泰斗”，出现了当今艺术界的许多栋梁材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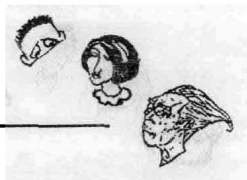
照片有一尺大小，每个人头都有拇指那般大小，够大的。千真万确，就是那幅，框子是紫檀色的，带着凸凹不平的花纹，上面人物的眉目清晰，男的、女的，样子都不同寻常……

我简直是太熟悉这幅照片了，不知多少次站在它的面前凝视着它。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但我还那么深刻地记着当时的一幕一幕……

我现在所面对的，不再是一张发黄的相纸，而是那么一群活生生的人，是一部鲜活的历史，是唤起我沉睡心灵的开启记忆的钥匙。

老者告诉我，照片也是两块钱。我交了钱，抱上照片就跑回了家，将它端端正正地挂在书房里，就像当年挂在艺术系办公室的时候一样。

这时我才发现，那费力挑好并交了款的三本书，都统统拉在了“明清一条街”。



第1章 老照片上的怪人

1

1958年，为了准备考大学，我来到自治区美术家协会，一边工作，一边准备考试的课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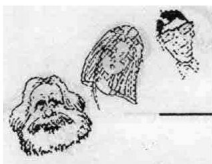
美术家协会坐落于塞外青城的新城西街，坐北朝南，有一座不大不小的院落。临街是一排平时搞美术展览的大厅，后面与西侧是两溜儿青砖青瓦的起脊砖房。砖房前边有几畦花池，花池前是一口压水井。这里住着几位“驻会”的专业画家，我就住在西侧靠南边挨着大门的一间10多平方米房间里。院子里总是非常安静。

领导人宝音满达，是位蒙古族画家，人称“青年哥萨克”。他1米80多的个头儿，五官透出让人无法抗拒的阳刚之气，头顶戴着往上卷沿儿的帽子，脚登一双高筒马靴，走起路来潇潇洒洒。他是当时美术家协会的秘书长。

一天，“青年哥萨克”告诉我收拾一间屋子，说是上边布置了创作任务，有位画家要来这儿画画。

我将一间放置杂物的房子清理干净，摆进去一张地桌和一把椅子，大约还有一张木床。画室就设在临街的展览厅里。

当天傍晚，便来了一个人，他穿着一件黑大褂，上面沾



着五颜六色的油彩。走起路来有时候一瘸一拐，像是路面不平，可多数时候却又十分平稳，且速度极快，就如一股黑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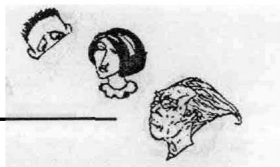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个子不高，头发长而蓬乱，宽阔又隆起的额头下面眉目清秀，下巴上留有一撮好看的山羊胡子。来人还用人力车载来几个大大小小的油画内框。

来到之后他一句话都不说，便在宽大的画室里开始绷画布，用油画刀往布上刮底料。那是一幅巨型的画面，我见他做得费劲儿，便上前帮他折腾，可他却打着手势说用不着我，并且将我轰走。

那天晚上，我不知道他干了多久，第二天早晨我进去打扫卫生时，他已经不在了。那幅画的稿子已经起完，是一幅历史画——各族各界群众庆祝自治区成立时的大场面油画，画面构图饱满，气氛热烈。穿着各色民族服装的群众手里举着毛泽东、朱德和乌兰夫的画像，载歌载舞地庆祝胜利。画面用笔大刀阔斧，整体感非常强，是用油画色掺着大量的松节油一挥而就的。画幅的下面放着椅子，上面还摆着好几张不同形式的小构图，每张都画得十分严谨，全是为了这同一幅创作绘制的。旁边还杂七杂八地扔着一些挤净的“牙膏皮”和松节油的空瓶。从画面退后五米距离的水泥地上，丢了满满一层烟蒂，中间蹬出来一条小道儿。

他有时候工作通宵达旦，有时候又一天都看不见他的人影。创作都进行了一个星期，我还没听见他讲过一句话。他异常的工作状态使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吃饭，什么时候休息。

有一天他正在展厅里作画，我帮他去打扫后院的房间。地桌的抽屉半掩着，我拽开一看，里边全是啃完的猪骨头和掐灭的烟蒂，有的点着了只抽两口就又掐掉了。我想，那可能是点



着了烟却又突然来了灵感，就将烟掐灭绘制开小构图了。地桌另外的两个抽屉里，杂乱地放置着许许多多各类题材的小构图，还有大量与创作有关的速写及素材。

我见“青年哥萨克”跟他非常熟悉，有时还讲一些他的逸闻，讲他追求女人的独特方式，就问道：“满达老师，那个人是谁呀？”

“他呀，你不知道？”“青年哥萨克”告诉我：“他就是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油画的老师呀。”

“他怎么总也不说话？”

“他是个‘怪人’，你以后考过去就知道了。”

“他叫啥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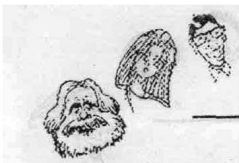
“秦峰呀，大名鼎鼎的秦峰嘛。他的《两姐妹》油画不是在莱比锡国际美术展览会上得了金奖吗？那是他来到咱们内蒙古后画的第一张画。”

听了“青年哥萨克”的话，我觉得自己有些脸红，一个想学画的人，对于身边的事，竟是这样的孤陋寡闻。

有一天下班后，我打扫完画室刚要离开，秦峰从外面进来，截住我说道：“小……小夏，你来帮我作个模……模特儿。”他说话的音节很短，具有爆发力。直到这时，我才知道他有点儿口吃。

我点点头，放下工具。他于是让我坐在一个骨排凳上。按着大幅创作画面的角度精心地摆弄着我的姿势，摆完了又退到远处眯起双眼观察，直到满意的时候，他才端起大速写本，用钢笔在纸面上画起简捷的素描和速写来。就为这巨幅创作，他对模特所画的东西就有那么整整一大本。

有一天傍晚，我听见画室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就又进去



搞卫生。可一进门，看见秦峰正在埋头作画。见我进去，他拆开黑大褂从里边的衣兜掏出来一沓钱，抽出一张五元的票子对我说：“小夏，你，去帮我搞一些鲜花……花来。”

五块钱，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，这比一名大学生半个月的伙食费还要多。

看着他那不修边幅又有些疲惫的样子，我不便拒绝。可是当时没有花店，我又到哪儿去给他弄鲜花呢？许多单位和居民的窗台上倒是也养着些盆花，可那都是不可能出售的呀，一株盛开的鲜花如果将花头给掐走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再说，在那个年代他让我去给弄鲜花来到底要干啥呢？

思忖良久，我想起了农牧学院的花圃——可能是用于教学和搞科研而建立的。为了创作一幅花鸟画，前段时间我曾去那里画过几张白描。

农牧学院在城市的南郊，大门朝北开，与师范学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。我骑上自行车朝着那里奔去。

进入大门往右拐，走进一座幽雅的小院——一座非常漂亮的院中园。红砖及碎石铺成的小路通向各个角落，四周都是参差不齐的树木——高的白杨，低的绿柳，还有马尾松和翠柏，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。

花圃除了露天栽种之外，还有几间玻璃建造的暖棚。花圃中央，是一口自来水井，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水池，里边的水泛出淡淡的青绿。水中的浮萍上蹲着几只青蛙，翠鸟在花丛中飞来飞去。

不管是露天还是暖棚里，全都栽种着品种繁多的鲜花，能够叫出名字的有美人蕉、大丽花、芍药、玫瑰、月季、步步登高、马蹄莲、牡丹、野菊花、金簪子、扫帚梅等等。还有许